

莫言研究文丛
总主编 李长明

莫言与 新时期文学研究

张志忠 尹建民 主编



中国石化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莫言研究文丛

总主编 李长明

莫言与 新时期文学研究

张志忠 尹建民 主编



中国石化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与新时期文学研究 / 张志忠, 尹建民主编. —
东营: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2016. 4
(莫言研究文丛 / 李长明总主编)
ISBN 978-7-5636-5204-4

I. ①莫… II. ①张… ②尹… III. ①莫言—文学研
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5618 号

书 名: 莫言研究文丛——莫言与新时期文学研究

总 主 编: 李长明

主 编: 张志忠 尹建民

责任编辑: 任玉梅(电话 0532—86983564)

封面设计: 王 伟

出 版 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山东 东营 邮编 257061)

网 址: <http://www.uppbook.com.cn>

电子信箱: suzhijiaoyu1935@163.com

印 刷 者: 青岛炜瑞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电话 0532—86983437)

开 本: 170 mm×240 mm 印张: 17.5 字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莫言研究文丛》

编委会名单

主 任 张 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东	李长明	武卫华	杨守森
	贺立华	管谟贤	谭好哲	蔡宛柳
编 委	王志东	李长明	武卫华	杨守森
	张 华	贺立华	管谟贤	谭好哲
	蔡宛柳	宁 明	兰传斌	丛新强
	李澍杨	孙书文	齐林泉	娄毓昶
	张 鑫	张相宽		

总主编 李长明



2015年11月21日至22日,“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学术研讨会在莫言的家乡山东潍坊举行。现在与读者见面的这本论文集,就是由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提交的部分论文编选而成。

研讨莫言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具有多方面的理由:

其一,是澄清一个基本的事实。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议论纷起,争议之一就是莫言获奖究竟是只属于莫言的“一个作家的成就”,还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成就的标志”,个别否定论者还列举了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和南非女作家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并没有相应地引起人们对埃及与南非文学的关注为例,以便切割作家个人的成就与同时代文学的关联性。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对此进行回应呢?

莫言是和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由稚嫩而丰熟、渐成气象的。没有新时期文学的波涛涌动,没有众多同代作家的声气相求与创新竞赛,就不会有莫言的文学探索 and 不断成长;一批优秀作家和莫言一道,走过了新时期文学近40年的历程,在文学与时代的互动中,在时代精神与审美情怀的调和中,从浮躁凌厉、狂飙突进,到风格老成、蔚然大观,共同构成新时期文学的壮丽风景线。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也是新时期文学创新变革之成果的重要标志。我们认为,新时期文学是继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以来形成的又一文学高峰,而且已经充分地展现了它的基本风貌。以莫言研究为引线,对将近40年的新时期文学创新和变革经验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总结,恰逢其时。及时总结新时期文学经验,将其提升到理论的新高度,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会对今后相当长时间的文学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诚如陈众议在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发表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的莫言》一文中所言:“无论对于诺奖还是世界文学,莫言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奖的又一次转向,即它终于转向了中国作家,肯定了莫言非凡的文学价值,他的想象力、睿智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同时通过他肯定了中国文学;这对中国文学,乃至世

界文学都不失为一个好消息。”莫言是与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是新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性作家。做出这一判断可以毫不犹豫地,但是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阐述,却要做出相当的努力。

其二,是更富有建设性的。如上所述,我们认定莫言是新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经验。那么,及时地总结这一经验,就是题中之意了。

这一命题也关系到近些年来关于文学评价的论争。近些年来,对当下文学的评价之差异,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先是顾彬的“垃圾论”借助于国内某些媒体流传甚广,虽然说顾彬几次三番进行澄清,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在以讹传讹的背后所隐含的一种“全面否定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心态确实耐人寻味。2009年秋天,王蒙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讲到当下文学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随后,陈晓明提出了当下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上有人迎头痛击,针对“最好”“最高”提出了“最坏”“最低”,声称当下文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以此形成对当下文学“唱盛”和“唱衰”的激烈论争。在此之后,仍然会不时地听到有些人肆无忌惮地指责和否定当下文学的状况,让我们感到痛心疾首。破坏容易建设难。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乐山大佛这样的巨型塑像,是几十年间前后相继才能够建造起来的,而无知幼童的佛头着粪,片刻之间就将其糟践了。难道说,在经历过“文革”时期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癫狂之后,还不能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珍惜和鼓励文坛的创新探索,珍惜和鼓励它取得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偏偏要在文学的苗圃里跑马驰骋吗?有鉴于此,从莫言的个案研究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的总结两个方面入手,可以凸显新时期文学的某些独特成就所在,为肯定当下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论者做明确的后援。

这样的宏大设想,显然不是一两次学术会议就可以完成的。这本论文集中所收的文章,其不足很明显,大多是偏于莫言的个案研究,而缺少更为开阔的视野。可喜的是,它凝聚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将他们引导到莫言研究的学术群落中来,通过各自的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可以提升其做学术研究的能力。我们的希望是,出论文出成果,也要助推青年学者的成长,本次会议和论文编选,都是以青年学者为主。

本次会议,得到山东省社科联的支持,潍坊学院文学院为主办本次会议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山东大学在读博士张相宽为论文集的编撰做了技术性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张志忠

2016年4月8日



实现·可能·走向

- 拓展莫言研究的学术空间 张志忠 / 3
- 莫言小说: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实现的标志 王洪岳 / 16
- 莫言小说与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可能性 田承良 / 24
- 莫言获诺奖与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走下去” 孙桂荣 / 29

感觉·复调·地域

- 世界在感觉中展开
- 莫言创作中的感觉与悟性探析 张瑞英 / 37
- 对话·狂欢·多元意识: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艺术 彭正生 / 49
- 莫言与山东神秘文化
- 兼论当代山东作家与神秘文化 樊 星 / 58
- 论莫言小说“胶东味儿”的语言民俗表现 隋清娥 / 71
- 论莫言小说中的河流叙事 陈晓燕 / 82

文本·原型·乡土

- 文化的盛宴
- 论《檀香刑》的文化意蕴 王恒升 / 97
- 浪子、艺人、英雄、殉道者
- 《檀香刑》中孙丙形象创作原型探源 李晓燕 / 113
- 极致化的人称视角转换所构建的叙事迷宫
- 莫言小说《十三步》叙事视角试验分析 王西强 / 125

- 浅谈《蝗虫奇谈》里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剪影 赵红卫 / 132
- 电视剧版《红高粱》:一部拼盘式的 IP 剧作 常 凌 / 139

传承·互文·神貌

文摊文学家与当代说书人

- 论赵树理和莫言的小说创作与说书传统的承继和发展 ... 张相宽 / 149
- 莫言笔下艺术家形象的互文性考察 张细珍 / 159
- 貌合而神离:上官金童与贾宝玉比较刍议 郭乾隆 / 170

寓言·影响·比较

动物小说的寓言与现实存在的隐喻

- 以《生死疲劳》与《动物农场》为例 刘广远 / 187
- 文学的唤醒与创造

- 试论莫言对福克纳的接受 李萌羽 / 197
- 莫言的寓言化写作及其对福克纳的接受 尹建民 / 205
- 人性·阿尼姆斯·神性

- 上官鲁氏与莉娜·格罗夫形象比较研究 王梦瑶 / 213
- 来自大地深处的歌声

- 论莫言《民间音乐》对《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借鉴和创新
..... 凌晴晴 尹建民 / 221

传说·历史·文学

- 莫言与柳田国男及其《传说论》 于红珍 / 231

海外·传播·译笔

莫言作品的海外接受

- 基于作品海外销量和读者评论的视野 宁 明 / 239
- 韩国的莫言接受与研究概况 李 铁 范晨星 / 248
- 《檀香刑》葛译本成语翻译研究 张瑞欣 / 252

- “莫言研究与新时期文学”研讨会综述 王万顺 / 261

实现 · 可能 · 走向

shixian · keneng · zouxiang

拓展莫言研究的学术空间

张志忠*

因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研究成为当下的显学。在相关研究论文呈现“爆炸”态势的情况下,如何拓展莫言研究的学术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通过翔实而深入的论证揭示了对莫言文本的细读,对莫言阅读史和莫言与山东和胶东半岛地域文化关系的深度考察,都是有可能取得新的开拓的几个方面。

通过查询中国知网的信息,对历年关于莫言研究的论文数据做了一个统计。在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关于莫言研究的论文,已经侧身于中国当代作家研究的第一梯队,和王安忆、贾平凹、余华等并列前茅;在2012年10月之后,莫言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受关注度和研究论文都呈现出爆炸状态,数量剧增,关于莫言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汇编也有几十部之多。几乎可以说,在莫言这棵大树上,每一个叶片,都爬满了热情的研究者,何况还有大量的博士、硕士以及本科生的学术论文是以莫言研究为选题的呢!

那么,莫言研究,还有没有新的生长点,如何开拓莫言研究的新的学术空间呢?

回答是毫无疑义的,通过下面的实证例举,便可见出,莫言研究仍然可以大有作为。

一、拔萝卜的故事与乡村少年成长记

首先,就是关于莫言的文本解读,现在做得还很不到位。我们现在做学问有个通病,就是对于当代作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往往都是顺着作家的自我表述去寻找文章的论点,去架构自己的叙述,这当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便利之处。我们和作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

*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音,甚至可以当面向他们提出有关问题。而且,在一个传媒业高度发达的时代,作家的访谈和创作自述,许多时候传播得更为迅速,比他们的作品还要普及,还要贴近大众。这当然是一个好事,是作家与社会、与媒体、与读者,积极进行互动所致。作家们不但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时代,练就了一套应对大众传媒的功夫,还在积极地进行自我塑造、自我阐释、自我定位,对自己的作品也有从写作原型到写作动机以及艺术特色的生动说明。与此同时,懒惰的不求上进的批评家,因此产生严重的依赖性,变得渐渐失去了自我的文本辨析能力,失去了主动思考和发现问题的思维习惯,只会听着作家说,顺着作家讲,而遮蔽了文本细读当中的许多重要环节。

比如说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阐述。我曾经注意到,有论者提出,作品里边的小黑孩,那个沉默的精灵,对于菊子姑娘,一位对他施以关爱,给他以人间温情的年轻女性,有一种少年的眷恋,她是小黑孩的性意识懵懂中的恋慕对象。但是,我的思考习惯是孤证存疑,如果没有更多确凿的旁证,这一论点未必能够成立。

到哪里去求证呢?莫言的短篇小说《爱情故事》,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爱情故事》和《透明的红萝卜》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小男孩儿和大姑娘的故事,而且作品中都有一个老头,作为在场者和参与者,乃至有意无意的教唆者。《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小黑孩,一出场是10岁左右,虽然年龄小,身体弱,不起眼,但是和他同一个村子的小石匠,见证了他的成长,说这个孩子有灵性,懂事儿。小黑孩在得知小石匠和菊子姑娘相好起来,他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心态。在《爱情故事》里,这个孩子长大了。《爱情故事》篇幅简短,时间跨度却较《透明的红萝卜》长得多。这是很容易被读者所忽略的一篇作品,却让我们看到了小黑孩的成长。作品中的农家少年小弟在八九岁的时候,就看到城里来的女知青何丽萍的“九点梅花枪”的精彩表演,看到一身红色紧身服烘托之下何丽萍的丰满胸脯和勃勃英姿——这一情景,和《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初遇菊子姑娘相重合。时光流逝,15岁的小弟和郭三老汉及何丽萍一起劳动。25岁的何丽萍非常孤寂,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遭受歧视,被遗落在乡村而无法返城。小弟长大了,性意识也变得更加明显,作品几次写到小弟被池塘里鹅和鸭的交配所吸引,被郭三老汉的教唆性的话所触动,对何丽萍动起了心思。甚至,连小黑孩拔萝卜的细节,也出现在《爱情故事》里。只不过,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拔光了满地的萝卜是为了痴迷于那个奇幻景象,力求重现那个在摇曳不已的炉火映照之下晶莹剔透、熠熠生辉的红萝卜的神奇,并且由此被生产队队长捉住,剥去他全身的新衣服,遭受严重羞辱。在《爱情故事》里,小弟拔萝卜,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送给何丽萍以表心意:

有一天中午,小弟去生产队的菜地里偷了一个红萝卜,放到水里洗净,藏在草里等何丽萍来。

何丽萍来了,郭三老汉还没有来。小弟便把红萝卜送给何丽萍吃。



何丽萍接过萝卜,直着眼看了一下小弟。

小弟不知道自己的模样。他头发乱糟糟的,沾着草,衣服破烂。

何丽萍问:“你为什么要给我萝卜吃?”

小弟说:“我看好你!”

何丽萍叹了一口气,用手摸着萝卜又红又光滑的皮,说:“可你还是个孩子呀……”

何丽萍摸了摸小弟的头,提着红萝卜走了……^①

《爱情故事》的结局也很奇特,何丽萍为小弟生了一对双胞胎。故事没有接着讲下去,至此戛然而止。从社会生活的常识来讲,女知青在乡村未婚生孩子当然不会有什么喜剧性的结局,不过,莫言用意不在此处,他更注重的是探索从黑孩到小弟这样的乡村少年的成长记忆。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现实之中少年莫言因为拔过生产队的几个萝卜(不知道是因为饥饿还是淘气嘴馋),被村干部抓住,先是被迫站在村口示众受罚,向毛主席像请罪,回家后又遭受愤怒的父亲暴打痛殴的悲惨经历。此事让他刻骨铭心,因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拔萝卜的动因,为自己辩白: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拔萝卜是为了追求奇幻之美;在《爱情故事》里,小弟拔萝卜是为了对何丽萍的朦胧之爱。进一步推测,莫言在讲述《透明的红萝卜》的写作缘起时,描述他的一个梦境,一片红萝卜地里,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拿着一把鱼叉,叉着一只红萝卜向阳光里走去,还有一个老头弯着腰在地里劳动。在相关的研究中,人们只是注意到穿红衣服的姑娘(菊子姑娘穿的是带方格的红上衣,小石匠在外衣下面穿一件红色运动衣,国家少年武术队出身的何丽萍在表演“九点梅花枪”时也穿着一身红色的紧身运动装),却忽略了这个老头的在场。在少年、姑娘和老头的三角中,其实是隐含着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和压抑、自我和社会、儿子与父亲的关系的,表现出小男孩在成长中遭遇的欲望的困扰。《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老铁匠,就是一个立法者,是卡理斯马式的人物:他在铁匠手艺的传承中,全力维护自己的权威,掌握着最为重要的技术环节——淬火水温的秘诀,所以可以掌控小铁匠;小黑孩来到桥洞参加打铁,在受到小铁匠的歧视和排斥时,他屡屡出面维护小黑孩的权利,还带一件旧衣服给他御寒;小石匠与小铁匠第一次产生冲突,将要发生斗殴,是他顶了一下小石匠的身体,制止了即将爆发的流血事件。同时,他又是小石匠和菊子姑娘的恋情的见证人和支持者,他唱的那几句戏文,“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暗合着小石匠和菊子的情感萌动,既鼓励也警示他们爱情的前途未卜。因为他这样的“父亲”权威的在场,铁匠炉旁边的生活秩

^① 莫言:《爱情故事》,莫言:《白狗秋千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页。

序虽然屡有波动,但大局平稳。而在他遭遇小铁匠的背叛、推翻他的王者地位黯然离场之后,这里的一切全都乱了套,险象环生,菊子和小黑孩都遭了厄运。

小黑孩恋慕菊子的情感遭到双重的压抑,自我的稚嫩和小石匠的捷足先登,而老铁匠对小石匠和菊子姑娘的恋情的支持和警示,是否也无形地对小黑孩形成情感释放的阻力呢?对于10岁左右的小黑孩,这是一个威严、自重的父亲。到了《爱情故事》中的郭三老汉,却公然教唆小弟去染指寂寞的何丽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个风流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青岛的妓院里当过“大茶壶”,在故事进行中还和李发高的老婆偷情,还因为小弟已经15岁,依照当地人的看法,是个半大男人,到了可以寻找异性以释放自己的欲望的年龄,可以被乡村的成人社会正式接纳了。郭三老汉同样是立法者,对小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扩展开来,莫言写乡村少年的成长史,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对人际关系的体察,他们内心的情感世界和身体的性欲萌动,他们和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之间的关联,表现在诸多的作品中,如《丰乳肥臀》和《四十一炮》。只讲莫言的童年记忆,而忽略莫言作品中乡村少年的成长,这就让我们认知莫言的小说有很多的遮蔽,也给有心的研究者留下了探索和建构的空间。

二、乡村世界的“劳动美学”

莫言作品中的劳动描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莫言从11岁失学之后,就开始参加乡村劳动,直到他21岁离开乡村,对于各种各样的农活,他都有很强烈的体会,也把乡村中各种各样的劳动,写入了自己的作品。关于打铁场景的描述,在《透明的红萝卜》《姑妈的宝刀》《月光斩》等作品中就反复出现过,既有内在的脉络传承,又注重了各自不同的内容之需要。他的《木匠和狗》《枣木凳子摩托车》等,写到了木匠的劳作。莫言写劳动,有多付笔墨,这里要强调的是他对于劳动技能的娴熟刻画,对于劳动中技能高强的人的热情赞美,就像苏州大学的学者王尧所说,莫言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劳动美学”。

写乡村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劳动,但是,每个作家对劳动的态度却是各不相同。这可以和路遥所描写的乡村劳动做个对比。路遥写到的回乡知识青年参加乡村沉重的体力劳动,他对于劳动本身是不抱有什么欣赏态度的,他所写的劳动,对于《人生》中的高加林,对《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只不过是磨砺意志、验证自我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

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



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①

高加林从民办教师的位置上被拿下来，他和父辈们一起种田，虽然出身乡村，高加林从小学读到高中，对于体力劳动非常陌生，他用镢头刨地，双手打满血泡，他毫不吝惜自己，仍然劳作不已，血泡磨破了，血顺着镢头柄流下来。孙少平外出打工，经受超强度、超体力的搬运劳动，作家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超体力、超强度的劳动之余，在每天晚上，民工们都在喝酒聊天或者休息的时候，孙少平仍然在顽强地求知学习，他在读田晓霞借给他的艾特玛托夫的著名小说《白轮船》，或者是将陕北小城与世界风云联系起来的《参考消息》，对完全要靠生命意志与之对抗的劳动本身，他并无好感。一心要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劳动，一心要走出黄土地，进入城市生活的高加林和孙少平，他们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是现代化带给城市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对乡村毫无眷恋，对乡村的简单劳动也没有什么深切的精神体验，更不会赞美之，咏叹之。

今天又是这样，他的镢把很快又被血染红了。

犁地的德顺老汉一看他这阵势，赶忙喝住牛，跑过来把镢头从加林手里夺下，扔到一边，两撇白胡子气得直抖。他抓起两把干黄土抹到他糊血的两手上，硬把他拉到一个背阴处，不让他逞凶了。德顺老汉一辈子打光棍，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现在他看见加林这般拼命，两只嫩手被镢把拧了个稀巴烂，心里实在受不了。老汉把加林拉在一个土崖的背影下，硬按着让他坐下。他又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他手上，说：“黄土是止血的……加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一定要把劲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唉，你这个犟脾气！”

加林此刻才感到他的手像刀割一般疼。他把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弯下头在光胳膊上困难地揩了揩汗，说：“德顺爷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让我这样干吧。再说，我现在思想上麻乱得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烂叫它烂吧！”^②

莫言描写乡村的苦难，比路遥更为惨烈血腥，但是，他还有表现乡村劳动的积极的、令人自豪神往的一面。在与王尧的长篇对话中，莫言情不自禁地夸耀说：“我爷爷割麦子的技术，在方圆几十里，在整个高密东北乡，都鼎鼎大名的，很潇洒，……我爷爷这种高手，就用手攥着，割这把麦子的时候同时把麦腰子打好，然后割

① 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18 页。

② 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2、63 页。

的同时,就把麦子揽起来了,割到半个麦个子的时候,啪,往地下一拢,紧接着用镰刀把那个地方一缩,就是一个完整的麦个子。我们割麦子要换上最破的衣服,穿的破破烂烂的,还把袖口裤腿扎起来,我爷爷看了就笑,他割麦子的时候,穿着很白的白褂子,用手挽一下袖子,身上根本没有灰尘的,看他割麦子,真是一种享受。”^①在同一篇文字中,莫言描述了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他说:“我爷爷并不是穷人,家有不少土地,但是他非常享受割麦子的劳动,到了麦收季节,他们把自己家的麦子割完了,就到打工市场上去,给别人打短工割麦子,甚至连当地的别的有钱人也一起去,不是为挣钱,就是为了体会劳动的快乐,展现自己的劳动技艺,并且与他人展开劳动竞赛一决高下。”^②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莫言的短篇小说《麻风的儿子》中。作品中这样写道,“麦子长得好,人心中高兴,全队的人聚在一起,干同样的活儿,自然产生出竞赛心理,略有些气力、技艺的人,都想在这长趟子的割麦中露露身手,一是满足一下人固有的争强好胜心,二是为年底评比工分创造条件”^③。作品的一个中心情节,就特意描写了绰号老猴子的农民,和麻风病人的儿子张大力,因为相互结怨,发力发狠,在割麦比赛中的对抗比拼。

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文艺作品中,对于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场景,有许多精彩的描绘、热情的赞扬,这是因为新时代的到来,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劳动者的创造的豪情,确实是新的时代精神。比如说,李準的《李双双小传》这样的作品,表现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证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再比如说,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性的歌曲,如《我为祖国献石油》《边疆处处赛江南》等都是歌唱劳动创造世界的。

但是在当下的作品中,像莫言这样非常投入地歌颂劳动,表现劳动者的高超技能和自豪感,这在当下的作家中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由此入手,我觉得我们也会有新的发现。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的流变起起落落,其基本的脉络,按照我们通常的描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等,一路走来。从思想情感的追索到日常生活的描绘、烦恼人生的展现、先前的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都很难加以安放,而现代化的大生产又有形无形地降低了劳动者个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却让人联想到卓别林的《摩登时代》,繁忙的流水线上拧螺丝拧疯了了的工人,看到路上行人衣服上的纽扣,都以为是螺丝帽而扑上去的滑稽小丑。在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作家中,贾平凹、阎连科、路遥、毕飞宇等,他们对于乡村劳动的体验都相对有限,而以对乡村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表现见长,却难以切入“劳动美学”的主题。与他们相比较,莫言在从出生到

①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② 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③ 莫言:《麻风的儿子》,莫言:《与大师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1976年冬季参军入伍之前,一直在家乡生活,莫言在乡村的劳动中,沉浸了10年之久,对劳动本身有非常细微入骨的体察。如果说,别的作家在乡村都是匆匆的过客,莫言却是深入到生活的血管和骨髓当中、生活的丰厚混融当中,感受到原生态生活的悲喜哀乐,用莫言自己的话说,即使是在最艰难最沉重的年代,生活也有它自身的快乐欢欣的一面,有它的亮色。

劳动技能的高明,在任何时代都是受到尊重的,由于劳动技艺的高强,劳动者自身也从中得到享受,得到肯定。《麻风的儿子》就这样介绍老猴子,“老猴子是庄稼地里的全才,镰刀锄头上都是好样的。由于他有出色的劳动技能,虽然有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在头上压着,在队里,还是有一定的地位,毕竟庄稼人,要靠种庄稼吃饭,而不是靠‘革命’吃饭。”^①如前所述,莫言表现的乡村劳动、割麦子、饲养牛羊、铁匠、木匠,都属于个体性的劳动,技能性很强,劳动的成果也很直观,给劳动者,给这些能工巧匠带来自我肯定、自我享受。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批判异化劳动时,就从正面阐述人类在劳动中从大自然和对象化中肯定自我,体现出劳动的自觉与自由,进而产生审美享受:“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②

马克思接着写道: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

① 莫言:《麻风的儿子》,莫言:《与大师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